



小矿工

(续篇)

大 群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小 矿 工

(續篇)

大 群 著
范 一 辛 繪 图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“小矿工”的續篇。写小矿工进山参加革命后，受了兩年鍛煉，組織上又派他下山去执行一項重要任务——去偵察鬼子的一次秘密列車开出的時間。这次列車里裝有二百多名共產黨員和抗日愛國志士，鬼子准备把他們运到細菌工厂作實驗。知道了这次列車开出的時間，組織就好在路上救他們。任务是很艰巨的，但在組織周密的策划下，在同志的帮助下，小矿工终于机智、勇敢地完成了任务。

小 矿 工

(續篇)

大 群 著

范一辛繪圖·裝幀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興業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号：文 0092 (初中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2 1/2 字數 40000

1957年12月第1版
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000 定價(3) 0.19 元

—

少先隊員都集中調到游擊小學校學文化去啦。我剛剛把他們送下山，回來的路上，孤單單的剩我一個人了。一定是留我參加大戰部隊嘍！心里倒也挺輕鬆。老早覺得我不是個孩子嘛！方才小來山，還硬扯着我去找隊長，比量一下，到底誰長的高呢。——忽然頭頂上“格叭”一聲，吓的我往前一竄步，脖子后一溜涼風，一根干松樹枝子掉在身后了。我一拉大栓，推上了頂門火，抬頭一看，是只松鼠，它一溜歪斜竄到緊樹梢上。我不是頭二年剛離開富錦煤礦來到山里那陣，一听槍響就搗上耳朵。現在我是一抖肩膀上了樹，槍響必見物。我端起槍來，把松鼠吓得藏起腦袋，尾巴甩過來朝着我發抖，我閉緊左眼睛，舌頭打了個响說：“小傻瓜呀，我不惹你，留顆子彈給鬼子腦袋通風呢。告訴你，我這回可要打大仗啦。”

蘇聯紅軍真厲害，快攻打到希特勒老巢柏林了。日本鬼子也吓麻爪了，成列車關東軍，一股勁的往黑龍江边上開，說是有上百万。我們抗日聯軍大隊人馬，也成團成軍的在大林子深处集結起來，要配合蘇聯紅軍解放東北呢。

我成天到晚，纏着同志学刺杀，准备見大仗时扑进鬼子大堆。到那时呀，放枪不頂用，刺刀才吃的开。我暗下决心，一見仗，就先从鬼子身上掰下把刺刀来。这陣，我把从富錦帶來的尖刀子，綁在枪上，到处乱刺一通。

这一天我正对着一棵腐爛的老松树乱扎着。通訊員来打招呼，找我上队长窩棚里去。我兩手拍了个响，完啦，准是学文化去啦！方才練刺杀那股热勁顿时凉了。事出我意料之外，是派我和三大队的朴老师倆口子一同出山。队长只是对我說：“你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孩子，骨头最硬，派你深入虎穴，去探听个情报，要把咱們二百多名共產黨員和抗日爱国份子从敌人手里救出来，这可是在老虎嘴巴头上去拔毛！能完成任务吧？有勇气沒有？”

我臉一热，說：“我啥也不怕！能完成任务！我和鬼子打过交道。”

队长看着笑了，大概他是头一次看我这样稳当过，他說：“好哇……知道……可驕傲不得呀！这次你要千万記住，一切行动听指揮！我真有点不放心哪。你們这些小老虎，一出山就不服管了。好嘍，把枪放下吧！山神大叔在山坡下等着送你們出山，快回窩棚收拾行裝吧。”队长紧紧的抓住我的兩只手搖了搖，然后給我正了正帽子。

我把大枪往他怀里一推說：“好吧！枪先保存起来。”

我扎撒着十个秃手指头，收拾什么呀？我走出窩棚心里暗

暗想，定是走的地方很远，看来还要通过朝鮮人住的地方，还要和日本鬼子打交道，因为朴老师倆口子，都会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。我更高兴的是，鼎鼎大名的山神大叔送我們出山。

山神大叔是蒙古族人，他眞名实姓叫薩深达图，因为对山里的事懂得多，人家才送他这么个外号。他是熟皮子能手，我听說他在二十岁那年，一怒把蒙奸住的蒙古包，給縱火燒掉了，跑到山里挖“棒槌”，后来就参加了抗日。去年夏天，在山里的日子算是最艰苦，我們这队人馬，被鬼子整整圍困了四个月，大家一色是采摘野果野菜吃，一粒粮食都未沾唇。山神大叔可耽心了，怕大家吃着毒菜药死，每当伙房采来菜，他都先尝一尝，然后才准別人伸筷。金妞看他有时尝完菜，一口一口的吐黑水，就扯着他手掉眼泪，他就張着嘴，指着舌头說：“妞，別怕，我有消毒片。”可是过不久他竟尝上了毒蛇草，臉腫得鼻子都平了，嘴搬了家，兩只眼睛腫得睜不开；就是在这样情况下，伙房采来菜，他还用手指扒着眼皮看呢。臉慢慢消腫了，舌头发硬，从此說話听不清楚。

山神大叔是全軍最出色的交通員，鬼子下多密的崗哨，他晃着肩膀随便出入。每次出山回来，都背个油腻膩的布口袋，把我們招呼来，象变洋戏法似的，一件件的往外掏。他檢来的松树塔，都比別人檢的层层多，还有一个把上結四顆山里紅的怪玩艺，还給女孩子帶來画着各样顏色的碎碗碴……各式各样的奇怪东西，眞逼的人吐舌头。日本鬼子大洋馬的尾子，都叫他給扯下来了，教給我們搓成套子，套山鷄燒着吃。他常跟我們說，孩



子們，等到冬天，我弄匹鬼子大洋馬來，教給你們騎馬術，不然將來到我們內蒙古，看見我們那些小家伙，個個都象長在馬背上一樣，會羞得你們抬不起頭。他還給我們補衣服納襪底。教給姑娘們針綫活計。他那兩只又黑又長刺的手，真巧極了，隨便掐片什麼叶子，擰出來個哨子，吹起來“嘀嘀嗒嗒”鳥都跟着抖翅膀。一聽到我們集中起來學文化，不管游擊小學校設在那條山溝里，第二天他准趕到，在窩棚外邊給我們做運動器具。一根細桑木竿架在兩棵樹中間，就是單杠，用山葡萄藤子做爬索、秋千……他看大家有玩耍的了，油布口袋往肩上一甩，抬腿就走了。大家說山神爺出馬，來去一溜風。

密林里，自然的古怪脾氣也被山神大叔給降住了。在這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地帶，是不講究季節氣候的。夏季，响晴天氣，突然飄來巴掌大塊云彩，立即就是一陣暴雨，有時還夾雜着冰雹！太陽一落山，狼嘯，虎嘯，野豬叭噠嘴，老打更的（夜貓子）黑天就叫……山神大叔說這就是我們的大合唱團。夏天的黃昏是最難耐的時候，蚊子、瞎蠅在頭頂上滾成團，多得一抽氣，就會吸進鼻孔幾個去。下半夜，從森林里冒上來的潮濕氣，熏的你渾身起紅斑點，鑽心刺骨的痒痒……山神大叔發明熬艾蒿熱水沖洗，真見

效，一擦就复原。他給我們准备下改善生活的野味，腌了許多山鷄蛋，采了許多山里紅，晒了葡萄干，誰要到他窩棚里來，他用“長白香片”（山葡萄嫩葉晒的）沏茶款待你，一股清香味，香的我一聞就打噴嚏……你說吧，誰能不愛他呢！

聽說，最近他踩出一條山路，我們全軍人馬拉出山，鬼子連根毛也發現不了。這次出山准是鑽這條路！想到高興之處，我隨手把懷里刀子摸出來，別在明處。

我一下山坡，哈哈！山神大叔在老松樹底下睡覺呢！臉上蓋着帽子，懷里摟抱着大槍，他的寶貝狗小青，肚子上搭着一縷青草，給他当了枕頭。我邊走邊跳着喊：“山神大叔，你這是睡啥洋覺呢？”他一聲不吭，身子也不動一下，小青對我豎起高粱楂子耳朵，瞪着眼睛，看樣子並不歡迎我！我又向前一湊，小青鼓起腮幫



子，对我直齜牙，山神大叔仍然未动。

我往后一退身，伸手从腰上解下来我常用来爬树的繩索，随手一甩，就挂在树杈巴上了，檢起块小石头，对着小青脑袋打去。小青往起一跳，冲我扑过来，我兩手使劲一扯繩索，身子凭空悬起，就端坐在树杈巴上了。

山神大叔鬧了个轆轤，帽子也从臉上飞起来了。他看我坐在树上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，說：“好小子，你还和我来这套把戏，你来那年冬天，光脚爬树，我都知道。”

我臉一紅，一边下树一边說：“那是老年間的事了。”我刚从煤矿来到山里，論爬树的本領，我沒有小来山爬的快，他还偏在我面前显露这招。我不服軟就和他比賽，三九天脫光脚丫往树上爬，我爬上最高的树梢，还表演个鵲鳥登枝呢，吓得小金妞臉通紅，几天不跟我說話。我紧紧腰帶子說：“走吧，出山。”

山神大叔捋着胡子，拍拍我腰帶說：“我說小牛，你白在山上活二年，脚步剛一挪出窩，就違犯軍紀！怎能帶刀子走呢！”他舌头在嘴里直翻滾，“嗚嗚嚕嚕”直响。

我一扭身子說：“我有大名，叫程虎男，”我气他搬动軍紀来压我，我說：“从鬼子手里掰下来的馬大盖‘三八枪’不讓我帶都够抱屈了，这刀算什么！”

“我說，刀也是武器呀……”

沒等他說完，我就打断了他的話头說：“抗日就要动武器！你今天把老虎說上了树，刀子我也不能扔下。这是我从矿山帶來

的！是我……爸爸給磨的刀！”我心里涌上来一股說不出来的滋味，兩手使勁的擰着帽子檐，腦門子一陣发酸，眼睛要流泪，我把整个身子背过去了。

这把刀子我怎么也舍不得丢掉。兩年来，每当經過一个地方，那怕休息一眨眼工夫，我都把“抗日”这两个字，刻在大松树干上。老同志打趣我說：“我抽烟解乏，你刻字頂啥！”我用袖头輕輕擦着刀子。山神大叔走到我的身边，他粗壯的手掌按住我肩头說：“我說，怕帶刀子出山不方便，小牛，你这么一說，就帶上吧！”半晌，他把手从我肩头上抽下来，半尅尅的說，“还是再想一想，帶不帶？”我第一次看見他，閃着对我不滿意的眼光。

我也上来一股倔巴勁，一下把刀插在褲腰帶上。

“虎男，交了枪还嘸嘴呢！这回出山，空手打的仗更大！”朴金原老师說着从树后走出来。他穿上了朝鮮服裝，就象新姑老爷似的，臉刮的溜光，連根胡楂子都看不見。

我說：“韓老师呢？”他把肩膀头上包袱一顛說：“女人家婆婆媽媽的事多。走时还要說上几句祝福話。虎男，咱們可別学那一套，听着口令就开步走。”

山神大叔讓我們到他住处去等候，他要迎接韓老师去。

山神大叔的窩棚，收拾的有条有理，門窗都拴着山葡萄藤子的拉手，自己用黃泥燒的盆子罐子，都做有塞子盖子，擦得嶄亮，一把長尾巴匙，一双柏树枝子的筷子，插在用樺树皮縫的籠子里，棚頂上吊着花根和菜籽，牆角挂着木耳和干蘑菇……这一切我

都眼熟，处处都象在家里一样，哪里象在千里外大山上过日子呢。

韓玉粉老师和山神大叔一同进了窝棚。准备立刻出发。

山神大叔把小青叫过来，向我们一一指了指。它很通人性，在每个人脚上闻闻。山神大叔说，在密林里没有它，往往会迷路出危险。小青和我最亲近，多闻了我一鼻子，多看了我一眼，方才我用石块打它，好象它早就忘了。

……我们在密林里走两天了，阴森森的看不见一丝太阳光，我们的脸被松枝映成铁青色，越往里边走人显得越小。走十里八里看不见巴掌大块蓝天，出口气都挺费劲，谁都觉得几年来打游击，头一次走这样难走的路子。山神大叔说，不然怎么叫鬼子进不来的“宝地”呢！大家情绪非常高涨，别看山神大叔嘴笨，可议论不休，他背支三八大盖枪，树密的地方偏着身子走，很不得劲，累的大汗顺脸淌。朴老师成了韩老师的拐棍，也累的够呛，喘粗气的声音，隔十来步远我都听见了。我就更不用说了，走累的时候哭的心肠都有，我就随手掐草叶树枝，填在嘴里嚼！嚼得牙床子生痛，舌头底下直涌苦水。一到这个时候，山神大叔就逗引我说话，“小牛娃，要记住，这是一棵硬木树，做唱戏用的梆子，管保震耳根子响。这是一棵多粗的树呀，能破多少块枕木呀，这大森林太招人爱啊！祖国太富足了。”

我们一路上，还遇见了早先留下的指路标：石头夹在树杈巴上，现在石头已经长在了树杈里了。山神大叔说，这条路线，往近说，也是五年前在这里经过的。有的树干上还刻着：“为了民族

解放，坚决抗日！”看到这些，我們总是停下脚步。

……第四天，我們正走着，忽然头顶刷刷拉拉一陣响，就象一陣风砂打在高粱叶子上似的，我抬头一看綠瓦瓦的什么也沒有。山神大叔說是下雨了。可是身上一个雨星也淋不着呢。不一会灰色树干变成深黑色，雨水从树干上流下来了。山神大叔督促我們快赶路，說要是赶上連雨天，眼看着青草野棵子冒高長，会把路子塞死。

……第五天走了一个下午，一下山我們都楞住了。眼前好象有几道深溝攔路。往东走，过不去，轉身往南走，迎面是悬崖陡壁。眼看太阳落山了，越走山坡越陡，身上背着东西不能不弯腰，脚底下象拴根繩子有人扯着似的。我們使勁抓住山葡萄藤子，把手上肉皮都拉破了。正在这时小青跑得渾身淌汗，毛都湿成了綯。它搖着尾巴，咬着山神大叔衣裳襟往左走。我們跟着它走有一点多鐘，才繞过深溝，来到一块平地上。心里悬着一块石头算落了地。这时回头往走过的地方一看，才知道走的是断崖，要再往前走，就有滑下去的危險。脚下这块小平地，說真点也是小山坡，靠山边还有几棵桃树，看出来有人住过，路边几块石头上还有烟熏的黑斑呢！山神大叔說：“过去有人家在这栽过参，被鬼子集家并屯时赶走杀光了。一直走快出山了。咱們还得躲过敌人的網。”

第六天我們爬上一架大山梁。山神大叔高兴的說，再翻过那架山头就出山了。在这山梁上看那座山，还得仰着臉呢！白紗

般的云彩繞在半山腰。我問：明天能出山吧？他笑着對我說，望山跑死馬。咱們才走六天出不了山。我走出經驗來了，走這條路是緊七慢八浪蕩九。走得我渾身是汗，下這架大山梁，一步比一步滑，想站住腳，得將身子抱住路邊樹干。山背陰處，太陽光成年累輩子也照不到，腳底下樹葉一踩吱吱響；還凍着冰碴呢！樹干上、石頭上、沒長草的路上都長着綠蘚苔。夜里很冷，我們得睡在樹窟窿里。可是，韓老師一看見樹窟窿，臉刷的變白了，渾身直哆嗦，手推着樹干不往里边鑽。朴老師勸了老半天，她才爬進樹窟窿，躺在里边，兩泡熱淚從眼角流下來。山神大叔悄悄的問，韓玉粉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朴老師苦笑了下，說：婦女們心里窄呀……

太陽落山，我們啃着干巴餅子，就着鹽面。這一帶林子最密，野獸四處叫喚。山神大叔摸着槍說，遇見狼群，野豬幫，敲銅盆也比打槍強，它們就怕火亮。他說着打火石點煙，朴老師也裝袋煙，他倆抽的有滋有味的。其實哪是煙，是曬干了的野葡萄葉子，怪噎人的。我狠勁翻了下身子。身底下潮乎乎的，朴老師問我：冷嗎？我沒吱聲。別說這陣，頂冷的季節，山谷里填滿了雪，野獸都陷在雪窩里，松樹凍得嘎叭叭響，鼻孔凍冰疙瘩，我都没叫過苦，……忽然山神大叔說：“老朴，玉粉病了可就累贅了。我們还得走一天零多半宿才能出山呢！”

朴老師吸口煙說：“山神大叔，不用耽心！玉粉看見樹窟窿，她是想起舊事了。”他小声對山神大叔講：“我參加抗日聯軍，村

子里地主告发给日本鬼子了。夜里鬼子去抓玉粉，她从后窗户跳出来。鬼子一顿刺刀把我们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给扎死了。……”他狠狠的抽口烟，抽得烟锅里火星直炸。“玉粉跑上了山，也参加了抗日。第二年春天，我们又有个孩子，长的又白又胖，就连我们队长，打完仗也要抱一抱亲一亲。就在那年冬天，晚间露营在雪地里，玉粉把孩子放在树窟窿里，去化雪水洗衣服。有个叛徒出卖了我们，鬼子摸上来了。这当儿玉粉赶到了，她开枪给我们报信，我们和鬼子打起交手仗来，摸上来的鬼子被我们消灭了。鬼子大部队增援来了。我们马上转入森林。当时鬼子把树窟窿里的孩子抢走了。同志们都分头去找。快天亮时，玉粉摇摇晃晃回来了，怀里抱着冻硬了的孩子，鬼子在他小小身体上扎了几刺刀。……”朴老师嗓子抖得说不出声来了，好一会工夫才说：“你说玉粉该有多傻，她把孩子捡回来，还用嘴给孩子度气呢！她背了一天一宿，才让我们把孩子埋在雪地里。”

山神大叔静静的听着没言语，他把身上夹衣脱下，轻轻的给韩老师盖上。

眼看快走出山了。朴老师打开包袱说：“虎男，你把这套朝鲜服装穿上。有人问，我就说你是玉粉的弟弟，名叫韩玉光！你千万可不能说话呀！”

“小牛，完成任务回山，我用十只山鸡等你吃！”山神大叔连着拍我肩膀几下。

“山神大叔，我能完成任务！”我抱住他胳膊，心里热乎乎的，

又用力扯了一把，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俯下身子，我低声說：“給金妞捎个口信，說我出山啦。”山神大叔停下脚步，他兩条腿叉开一站，看着我們往前走。

小青特意在我身边晃着秃尾巴，我拍了它腦袋一下，說了声再見！对它吹声口哨，它才乖乖的站在那里。

我不断的回头，看望着身后一切景物：大森林象一幅齐天高的幔帳，把我們隔开了，大森林里住着我們的亲人，真正的人！……

快到林子边上时，朴老师停下脚步，說：“身上一切东西，不应帶出山的都拿出来，埋在土里。”他蹲下身子挖坑。讓我休息一会。

我摸着身上刀子，恨自己为什么不听山神大叔的話，把刀子丢在山里。我想着，独自一人离开朴老师，我抽出刀来，在一棵松树上刻了一个戴战斗帽的日本鬼子的圓腦袋，下边刻上“抗日”兩個大字！然后我把刀子狠勁的扎在日本鬼子头上。

听山神大叔說，天未亮的时候出山最有危險；我們放慢脚步，等太阳一鑽錐就立刻出山。

东天边一放紅，我們已經走出了森林。太阳連面都未露，就被一层压一层的黑云吞了。又走了一陣子，才走上一条依稀难辨的小路，朴老师走着踢起个牛糞蛋子，他断定离村子很近了。

果然，往南一拐，就是一条明晃晃的大道，馬蹄窩窩踩得很多。朴老师伸手量了下馬蹄鉄的印子，他說鬼子巡邏队剛过去！

得赶快走，不然要和鬼子相遇上了。

二

远处山，近处山，一座座的向我们身后退去了。西北角乌云水嘟嘟的，好象要来一场暴雨似的。

前边是劈柴沟，我们刚走到沟嘴，迎面走来一个挑担子庄稼汉打扮的人，戴着一顶馒头形的平顶草帽，胳膊上系着画块膏药旗的布箍，上边写着撇撇捺捺的几个日本字。他裤子卷着角，被露水湿的贴在大腿上。

朴老师紧走几步，掀掀帽檐点头问道：

“从东往南走！是不是拐个小弯？”

“弯可是拐！是个大弯！”那人颤颤肩膀头上扁担。

朴老师和我们跟着他往东南走，那人说：“鬼子早晨又出动人马来搜边，正是你们来那个方向，我很耽心怕你们迎头遇上。江岸上有一只咱们的船在等你们……”

他从胳膊箍后面取出我们的证件。递给朴老师又说：“到福利屯有个朝鲜族人金站员，在红砖宿舍第三家门前等候着，车票和迁移证由他办理，你们的模样特征，山里已经传下来了。少打暗语。”他又指点我们一直奔那棵弯巴大树走，就可以到江边。他一边把扁担换下肩膀，一边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天阴得灰溜溜的，所以江岸土崖子显得更黑，江水显得更清，露水很大，踩着青草棵子走，赶上淌水了，一落脚蚂蚱四处

炸，蛤蟆从脚面上蹦过去，……快到江边时，就没路子可走了，野草有半人深，脚底下滑溜溜軟囊囊的。湿湿的小风刮的挺紧。

江灣处漂来一只小船，上边用葦席搭个小棚，漂得很慢。船头上放着一个破鉄爐子，拔起一縷藍瓦瓦的烟。一个毛头小伙子一脚踏着船帮子，一边往爐子里填劈柴，一边哼唧着小調子：

一更里佳人好不伤情，
我有一句好話細对郎明，
我說矿山咱們也不去呀啊！
聞听說此路远，水又深，
家中抛下老母亲，
郎君那在外小奴多挂心哪。

朴老师一边甩打脚上爛泥漿子，一边在江沿上轉了轉問道：“請問你，从东来往南走！是不是拐个小弯？”

“拐可是拐！是个大弯！”答話的人从葦席棚里探出头来。看不清这个人的面目，只看出滿臉黑森森的連鬚胡子。

小船吱扭稍微一摆头，就往岸边順来了。

船头上毛头小伙子，扔过一根細麻繩。朴老师接着繩头，一边說，“許大爷是你呀！”然后一拉船纜繩，船稳住了。韓老师一脚踏着船帮子，另一只脚在岸上不敢收腿！朴老师叫我扯着船的纜繩，他扶着韓老师后腰往船上一送，她的一只船形膠鞋陷在泥